

初相见

竹舍比我预想中要好找许多，我几近是凭借直觉行在七拐八弯的错落小路上，遇到岔路时，只消暂停脚步，细细观摩周遭环境后，便能依着模糊的记忆择出正确的路径来。

山中林木深深，枝条交错出如盖绿荫，光线昏暗教人难辨时光流逝。不知过了多久，直至走到腿脚隐隐作痛，一片青葱翠竹才映入眼帘。

这片竹林生得古怪，一拢一拢的翠竹在其间划出纵横交错的小路，若生人贸然进入，极易迷失方向。与其说这片竹林是阵法，不如说是迷宫更为贴切。

我立于竹林前，脑海中记忆翻涌，涌腾出一个片段来。

有一个人抓紧了我的手携着我行在竹林深处，他的身形高大挺拔，笑着回头与我说话，道：「爹爹给我们奴奴找了个师父，待会儿见了师父，可要乖巧一点。」

我不大情愿地点了点头，问道：「我跟师父学什么？读书习武吗？爹爹何不亲自教我，再没有人比爹爹厉害了！」

那人闻言骄傲地一笑，停住脚步，屈身下来捏一把我的脸，轻声道：「有爹爹在，自能养奴奴一辈子，哪里需得奴奴学什么

本事？拜师只为来日若爹爹不在了，能有师父看护着你，好好照料你。」

我揉了揉被他捏过的脸，闷声道：「知道了，不过爹爹会一直在我身边的。」

他垂下眼睑看着我，轻轻一笑，牵着我继续前行。

风过时竹叶沙沙作响，翩然落下许多叶片，舞在半空中像极了纷飞的蝶。

我回过神，循着记忆里那人牵我行过的路前行。双腿生疼，行步间难免磕绊。记忆中那人握着我的手一路牵引，他的手宽厚温暖，此时却只我一人扶着一棵棵冰凉的翠竹。

不多时，我绕出了昏暗的竹林，所见豁然开朗。迎面是一座白墙青瓦的院落，背靠青山隐隐，面向竹林葱茏，其间云缭绕，如同仙人居所，赫然便是我梦中师父所居的竹舍。

都说近乡情更怯，先前凭着一腔孤勇，在山间小路跌跌撞撞时，我尚不曾犹豫过，此时站在竹门前却萌生出好些退意来。

我问自己，可曾准备好了背负自己的过去？

我亦问自己，可有足够的魄力直面未知的将来？

我素来不是个有勇有谋有胆量的姑娘，尤其欠缺后者，否则我早当堂甩了宋引默两巴掌。

穿越成丫鬟，我便战战兢兢地做丫鬟。小姐喜欢活泼伶俐，我便活泼伶俐；夫人喜欢乖巧知事，我便乖巧知事。我察言观色，小心翼翼地活在其间。纵是一朝穿越，我也变不成金手指加身、轻轻松松就攀上人生巅峰的玛丽苏女主。

便是这样平庸的我，轻柔又坚定地推开了虚掩着的门。

日暮西山，一抹斜阳疏懒地挂在漫天云霞间，朱色光华落了满园。风过，花树落英缤纷，园圃中所植的细草轻轻摇曳。有一个老者背对着我，正蹲身打理一株药草。

他听到身后推门的细微声响，不曾回头，继续着手上动作，淡淡道：「能出得了我的翠竹林，算你有些本事。回去替我转告你们尚书大人，他再如何相请，我也不会出山入朝。」

我静静伫立在竹门边，环视这方熟悉的院落。院中置着青石雕琢的桌凳，曾有个白衣少年郎与师父举杯对酌。

满院花木中，要以梅花最多，透过落英纷扬，我仿佛看见魂牵梦萦的少年正以花枝作剑舞。

院落最左是一处与屋舍相连的花廊，我曾持着一枝烂漫梅枝穿廊而过，躲在门边偷看那少年时，被他当场抓包也不羞不恼。

我眼睛一热，有泪珠盈眶，忙伸手将之草草擦去。

老者见我久久未应，回过头来，视线落在我脸上时微微一滞，旋即扔开手中药草，不敢相信般揉了揉眼睛，声音略有些颤，试探道：「乖徒？」

我再忍不住，落下一串泪来，跪倒在地，向他行一个庄重的大礼，哽咽着唤了一声师父。

他忙上前扶我，从怀里掏出一张手绢来为我擦泪，一手宽慰般轻拍着我的后背，轻声哄道：「莫哭莫哭，可是秦小友欺负了你？你与为师说，为师替你好好教训他。」

我吸了吸鼻子，摇头道：「是有人欺负我，那人却不是公子。」

师父闻言怒道：「是谁胆子这样大？竟敢欺负我的徒儿？」

我垂下眼睑，问道：「师父可认得宋引默？」

他眉头紧皱，沉声道：「宋家小儿，即便化成灰我也认得。五年前若非我及时赶到，秦小友险些死在他箭下。」

言至此处，师父忽觉不对，问道：「秦小友为护你平安，予你喝了遮颜药。按理你应将往事忘了个干净，为何还记得为师？」

我轻轻一笑，道：「的确忘了个干净，在梦中梦到师父时，我还拿捏不准那是梦还是现实。方才师父若不先叫我一声乖徒，我都不知应不应开口唤您师父。」

师父叹道：「为师便不该说话，由你像根木头似的杵着。」

我垂眸，轻声问道：「师父，那碗遮颜药可有解药？若喝了解药，我是否能将过往想起来？」

师父颌首，神情略有犹豫，道：「乖徒，你可知道，记着的人比忘了的人要痛苦太多。一如为师，一如秦小友。为师只愿你欢愉无忧，能像现在这般就好。」

我勾了勾唇角，道：「师父觉得我此刻欢愉吗？现今的我是一个没有过去的人，记不得亲人，记不得师友，过往一片空白便是无忧吗？」

师父只沉默不语。

我后退一步，重新在他面前跪下，深深一拜，坚定道：「师父说，记着的人比忘了的人痛苦。您记得，公子记得，怎么能独我一人忘了？求师父赐我解药！」

师父长叹一声，低声道：「你父亲一生只托了我一件事，便是护佑你平安无虞。单单这一件事情，还被秦小友占了去。思来想去，为师再无甚可为你做的了，今日便遂了你的意罢。」

他扶起我，而后转身去往植药的园圃，挑好几株药材后，便去了厨房煎药。我便在一旁为他打下手，时而煽火，时而递药，足熬了一个时辰才熬出一碗黑褐色的汤药。

夜幕低垂，烛火盈盈。我与师父对坐在院中石桌上，以手背试过药温后，师父将药碗轻轻推至我面前，道：「可想好了？」

我点点头，端起药碗一饮而尽，苦涩的味道一如五年前，在唇齿间席卷。将放下药碗，心口便涌上宛如针刺般的疼痛。我疼得说不出话，额上冒出豆大的冷汗。脸也是疼的，仿佛被人拉

扯着面皮，一刀一刀地在割。伴随着剧烈的疼痛，有汹涌的记忆撞入脑海深处。

我眼前一黑，晕了过去。意识归于模糊前，听见师父一声轻叹。

像是摸索着行走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里，前方却忽而投下一束指路的明光。我追随着这抹明亮而去，一步一步挣开纠缠的黑暗，而后柳暗花明，天光大好。

我初穿越来此时，成了个将出生的婴孩。那时我将恢复意识，睁开眼便瞧见一个一身戎装的男子把我抱在怀里。他的下巴生着浅淡的胡茬，戳得我的脸生疼，时而笑着看我，时而笑着看卧在榻上休憩的温婉女子。

那女子生得真真好看，容色倾城，眉眼温柔，笑时眼底仿佛溶着明亮的月光。她笑着问那男子，道：「小名叫奴奴，大名该叫什么好？」

男子怀抱着我，垂眸略略思忖，唇角含笑，神情柔软，道：「江湖风月之秋，云烟草木之春。体之而真，用之而淳。便叫陶淳，夫人以为如何？」

女子点头称好，柔柔一笑，道：「淳有天真温良之意，愿我们的淳儿天真一世，纵经俗世风雨，亦不负赤子本心。」

自那时起，我便是陶淳。

我的爹爹是名列昭国双璧的燕郡王，文韬武略，国士无双。那时新帝登基，江山未定，他每日里往往忙得不可开交。一月中，我与他见面的次数屈指可数。可他只要一见到我，面上疲色便一扫而空，眉梢眼底尽是止不住的慈爱笑意。

娘亲为人温柔敦厚，时常怀抱着我，为我讲些先贤故事。她企盼我经历风雨摧残后，仍能保持本心。可爹爹说，我们淳儿该顺风顺水，该万事如意，只要有爹爹在一日，便为淳儿遮风挡雨一日。

娘亲嗔爹爹一眼，道：「百年之后，我们总要走在这淳儿前面，如何护得了淳儿一世？」

爹爹闻言沉默不语，低垂下眉眼陷入沉思。

这一思量便是五日，爹爹头上白发都生出了一缕。他想到答案后，大笑着找到娘亲，说：「待我们淳儿长成，便把她许给世上最好的夫郎。」

娘亲哭笑不得，将我抱在怀里温柔地哄罢，抬头看爹爹一眼，无奈道：「想得这样远，也不看我们淳儿才多大？」

爹爹置若罔闻，眉眼笑得弯起，道：「他须得如他丈人一般，文能引淳儿欢笑，武能护淳儿平安，模样还须生得好看，且对我们淳儿一心一意，好好地爱她、护她一世。」

娘亲垂眸看我，轻轻一笑，道：「只最后一条便好，若他能事事以淳儿为先，为了淳儿豁出命去也在所不惜，我便认这个女婿。」

言至此处，二人相视而笑。打那时起，爹爹便对京城的好儿郎格外留心。熟识的人都知，燕郡王盛宠女儿，在为女儿寻觅值得依托的郎君。

爹爹对我也委实称得上盛宠二字。从蓬头稚子长成娉婷少女，十四年漫长的光阴里，我的衣服便没穿过重样的，钗环首饰之多，压得过京都城最大的银楼。

爹爹常说，这些身外之物算什么，饶是我们淳儿要天上的星星，我也得给她摘了来。

娘亲便会埋怨爹爹，道：「似你这样宠着，淳儿迟早要宠坏。」一边埋怨，一边乐此不疲地为我添置新衣。

爹爹便会笑道：「我们淳儿又非是寻常人，哪儿这样容易被宠坏？」

我自然不是寻常人，我是社会主义接班人。

我时常在想，若我脑海里不曾存着前生记忆，我会长成何种女子？是骄纵任性的侯府千金，还是端庄温婉的大家闺秀？前者太不讨喜，后者又显无趣。我在这两者之间折中，成了个静若清池，动如涟漪，能拈花拂墨，可爬树摸鱼的精分少女。

若换一个人生成我这般性子，只怕她在京都闺秀圈里两边儿都融不进去。可我是燕郡王唯一的爱女，有着这层身份，即便她们心中再不喜，面上也皆是一副与我言谈甚欢，恨不能金兰结义的样子。我心下虽明了，却只装作不知，淡然处于其间，无波无澜地过了好些年。

七岁那年，无意听见塑料姐妹中有人碎嘴，说我如何如何，我只不以为意，一笑置之便过。这件事后来被娘亲知晓，问我为何不发难。那时我正津津有味地翻着话本，闻言抬眸一笑，答道：「看破不说破，朋友还能做。」

娘亲便笑了，声音温柔，道：「倒是我多虑了，我们奴奴心中跟明镜似的。」

话虽如此，心里到底存了芥蒂。从那以后，我更不喜与闺秀们往来，终日热衷于与府上侍卫斗智斗勇，想方设法地溜出府玩耍去。

说来有些不雅，我初次偷溜出府，多亏后门旁一处隐蔽的狗洞。那狗洞掏得略大，孩童身量又小，我极其轻易地便钻了出去。那是我头次独身一人行在车水马龙的坊市间，没了前呼后拥的一堆侍从，自由自在得不像话。

昭国商业兴旺，坊市万分繁华。白日里街头新奇的事物数不胜数，譬如舞刀弄枪的杂耍班，譬如踩在大鼓上跳胡旋的胡女。小贩沿街叫卖，路人摩肩擦踵，处处充斥着人间烟火气。我徜徉其间，心下只觉流连忘返，谁知最后当真是忘了「返」。

我素来是个路痴，京城这样大，我一路闲逛着又走得这样远，将回府的路忘了个干净。循着微薄的印象绕了好几圈，绕入一条僻静的小巷。巷尾是一处寻常院落，朱漆的院门虚虚掩映。

我抬步上前，欲向院落主人问路，轻轻叩门却无人应答，转身欲走时隐约听得从里传来的悠扬琴声。那琴声实在太美，我收

回脚步，驻足原地屏息聆听，对琴声主人生出好些敬仰来。于是将门悄然推开一条小缝，小心翼翼地探进半个头，一看才知状似寻常的院落里另有一番天地，花木葱茏，馨香馥郁，清溪泻雪，白玉成亭。

亭中端坐一个神仙似的白衣小公子，他正低垂了眉眼专注地抚琴，指尖起落里仙乐流淌。琴音美甚，他却比琴音还美。五官虽未长开，但已能窥见日后的风华绝代。

惊艳于这人间殊色，我捧在手里的糕点一个没拿稳，摔在了地上。我却顾不上心疼，想着这少年若为女子，必然祸国殃民。

他仿佛不曾留心到门边的动静，只自顾自地弹着琴，待到一曲作罢才淡淡开口，道：「听了这样久，为何还不走？」神色之淡然，若不是语中还有一丝稚气未脱的奶音，我当真要以为是个成人了。

我回过神来，知他是在问我，于是抿唇一笑，道：「原是想问个路，可琴声留人，教我委实迈不开步子。」

他抬眸向我望来，眼睛盛了浅淡的笑意，道：「好不讲道理，分明是你偷听，却推诿给琴音。」

我眉眼弯起，轻笑道：「敢问小公子，可知到燕郡王府应往何处去？」

他略略思忖，从位上起身，缓缓整理衣襟褶皱，轻轻一笑，道：「燕郡王府？说来有些顺路，不若我引你去？」

我眼睛一亮，忙点了点头，却听那玉雪可爱的小公子问道：

「我从不做没有好处的事情，我为你引路，你如何谢我？」

我噤了噤嘴，叹道：「若你的话被那个人听见，他必然觉得好笑至极。」

「哪个人？」

「雷锋。」

「……」

我垂眸，不舍地看着手里仅存的半袋蜜饯，道：「便把我的蜜饯给你，每一颗都是我仔细挑的，保管清甜爽口，你可要好好地吃，珍惜地吃。」

他眉眼弯起，冉冉行至我身边，接过蜜饯后在手上轻轻一扬，笑道：「如此，你随我来。」

我在他身后亦步亦趋，不忘叮嘱道：「记得是去后门，可别去前门。」

他不曾应我，也不曾回首，只轻轻点了点头。

比我没高出多少的小小少年，携着我娴熟地穿过大街小巷，似是对京都城极为熟悉的模样，不多时便将我带至了王府后门。

瞧着熟悉的琉璃青瓦，我放下心来，与他挥挥手权作告别，而后蹑手蹑脚地行至狗洞前，蹲身下去，不忘回首环顾四周可有

行人。回头见得那小公子竟还未走，正讶然望着我，眉眼处有笑意晕染。

我冲他得意地一笑，而后毅然决然地钻狗洞回府，甫一站起身，脸上的笑意都还没来得及收敛，便瞧见爹爹携着一干仆婢立在狗洞前，一派和蔼可亲的模样，笑吟吟地看着我，直笑得我毛骨悚然。

打那以后，狗洞被堵，墙上打钉，连巡府的侍卫都多加了两巡。娘亲说，日后再也不准偷溜出府。我口头虽应着，心底却想，不偷溜是不可能的，这辈子都不可能的。

此后我接连尝试了许多招数，偶有一两次成功也很快被抓回。于是我再没能去得那方院落，也再没能见过那个小少年。只在午夜梦回时，梦见那处小院，院中是惊鸿一瞥的小少年。

十一岁那年，爹爹领我拜了一个师父。师父号为出泥老人，是江湖上极有名望的人物，请他出山的人数不胜数，他却一心避世，醉心花木。

他与父亲谈话时，我听出他不大乐意收徒，于是上前盈盈一拜，笑道：「您不愿收平庸之徒，我亦不愿拜等闲之师。您既求逍遥避世，想来深谙老庄之道，我便考您一题，您若答得出，便堪为我师。」

爹爹扶额轻叹，道：「淳儿，不得无礼！」

出泥老人却不以为杵，笑道：「小小女子何来这样大的口气？你且说题目，瞧我答不答得出。」

原是我耍小聪明在先，他自然未能答出，听我说答案后，拊掌大笑，拍了拍爹爹的肩膀，道：「你这女儿颇投我胃口，日后便是我徒了。」

师父无妻无女，将我当女儿疼爱，待我极好。爹爹不在京都时，我便养在师父处，或读书，或种花，自在得不得了。唯有一点不好，便是师父常年辟谷，不擅厨艺，每日所食只得些清粥小菜。

我为此叫苦不迭时，师父便会用扇子敲我的头，悠然自得道：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……」

我不愿听长篇大论，只得就此偃旗息鼓。

十二岁那年，师父不知在哪儿结识了一位小友，从他那儿得了一把扇子。扇面绘着水墨修竹，泼墨秀逸有神，高雅不俗，美得不得了。我一见便觉欢喜，觑着脸向师父讨要，师父却不肯割爱。

师父虽名号老人，实则是个老顽童，时不时便拿着这把扇子在我跟前晃，勾着我又不给了我。于是这把扇子教我生生记挂了好多年。

十三岁那年，一个塑料姐妹家中为她办了一场江春宴，她邀我前去为她做个见证，我应了，与她一道躲在屏风后参看。

回府后，娘亲笑着问我可曾瞧见中意的少年。我摇了摇头，而后叹道：「我委实不大喜欢这江春宴。」

娘亲不解，询问缘由。我微微一笑，答道：「包办婚姻解救单身狗是不假，可不知人品，不知习性，只凭一场献艺，如何肯定这人值得依托终身？」

言至此处，我垂眸略略思索，笑道：「姻缘姻缘，讲求的便是一个缘。我喜欢的少年，与我遇见必定先于江春宴。」

我总会遇见他，天高地远，来日方长。

十四岁那年，我遇到了一个讨人厌的少年。

那时我已长成了婷婷袅袅的豆蔻少女，因贪玩溜出府去，途中瞥见一棵花开灼灼的桃树，生了爬树心思，却困顿于一根高耸桃枝，上不来下不去，狼狈至极。

正不知所措时，行过一个白衣胜雪的翩翩少年。他生得真是好看，眉眼只应画见，胜却尘土人间。他是白衣，也是少年，两者合一，却不是话本里常写的英雄救美的白衣美少年。

被他调戏一遭后，我气道：「我原以为是话本里救美的英雄，谁知竟是个登徒子！你快走，快些走！我今天就是挂这儿，挂树上，也不要你救！」

真香定理在古代同样适用，到底是他救了我。树枝折断，我从树上掉入他怀里。他拦腰抱住我，周遭乱红如雨，纷纷扬扬落进我心里。

他既救了我，我便如先前应他的那般，请他上天香楼喝酒。甫一落座没多久，爹爹的人便闻讯寻了过来。我躲在屏风后，看

着少年利落地卖队友，心里恨得牙痒痒。

灰溜溜地被捉回府，行经他身边时，我瞪了他一眼，与他说：「我记下你了，别教我再遇着你。」

他似是不以为意的模样，唇角弧度清扬，眉梢轻挑，道：「可要记牢了我，万别忘了我。」

回府后，我心里记挂着这个讨厌的少年，行事总免不了走神。娘亲察觉异样，问我此次出行可是遇到了什么人。

我磨牙道：「遇到了一个少年，他生得有多好看，就有多讨厌！」

我心底想着，那人真是讨厌，若再教我遇见他，定叫他吃不了兜着走，却不想与他的再见竟来得这样快。

那是在师父的竹舍里，我正提笔写罢一阕词，抬手拭汗，一抬眼便看到了倚在竹门边的白衣少年，惊得我落了手中的毛笔。

他的眼里盛满了笑意，宛如细碎的月光般明亮摄人，笑着问我：「经日不见，可曾忘了我？」

我咬牙切齿，道：「朝思夜想，不敢相忘。」

这话不假，我素来便是个小气的姑娘，平日里被宠着、敬着，甚少有人拂我的意，一朝被卖队友，当真是朝思夜想着报这一卖之仇。

可这仇到底是没报成。少年是师父口中忘年之交的小友，他为师父画的扇面教我惦念了足有两年。知我喜欢后，他许诺为我再画一把折扇。虽然这把折扇是以我应承他一个愿望为条件换来的，但我仍觉得拿人手短，这仇便也就此作罢了。

其实白衣少年也没有那般讨厌，他还为我扎了一个秋千。

那时我执着一枝梅花，躲在门边悄悄看他作画，被发现后也不羞赧，大大方方地进房去。

少年正低垂着头研墨，发丝掩映间，侧颜起伏精致。我唇角弯起，起心动念将手中梅枝轻轻向他掷去。

少年只淡淡一笑，接花，垂目，浅嗅。他的下颌微低，映衬着灼目红梅，仿佛冰雕雪砌的一般。

此情此景看得我微微一怔，不自觉开口，道：「送我的扇子上别画竹子，画梅花吧。」

我想要梅花扇子，他依了我；我想要荡秋千，他也依了我。

联想他从前作风，教我琢磨不透他所求为何，于是谨慎地问他何故对我这样好。

他却轻轻一笑，答道：「权作上次卖队友的补偿，挽回一下我在你心中泯灭人性、沦丧道德的形象？」

原是在天香楼时我说的气话，却不想过了这样久他竟然还记得。

二世为人，我也曾误以为自己通透，可归根究底，我仿佛从没看懂过这个少年。

锱铢必较、画把扇子也要讲求回报的是他；只因我欢喜，便一夜没睡为我扎秋千架的也是他；被我吹口哨调戏也不恼，眉眼含笑着为我推秋千的是他；莫名其妙地冷淡了神情，教我莫再对他这般笑的还是他。

彼时他说罢这句没头没脑的话后，便转身进了房间。我孤身坐在秋千架上，手握着秋千丝绳晃荡得漫不经心，垂下眼睑，心想当真是男人心，海底针，看不透，瞧不清。

他离开后没多久，我故作无谓地荡秋千时，抬眸瞧见斜对着的白墙边上，于槐叶深处伏了一个紫衣少年。那少年生就一双粲然若星子的眼，长眉入鬓，眉目清俊疏朗，英气之余而秀逸不减，委实是个好看的少年。

可惜我与他还未说上几句话，便听见屋中少年的轻唤。我眉眼弯起，顾不得伏在墙上怔怔然望着我的紫衣少年，下了秋千架，提着裙子飞也似的去寻屋中人。

他正在作一幅画，丹青落拓间水墨晕染，已勾勒出了轮廓。我行至他身边，与他隔了一臂的距离，偏着头看他是在画什么。视线落在卷面上时，不由微微一凝。

画上是一个荡秋千的少女，身姿绰约，婷婷袅袅。他正在勾画少女的眉眼，落笔娴熟果断，好似曾在心里描摹了成百上千遍。

见我进来，他连头都不曾抬，只自顾自作着画，一面问道：
「你方才在与谁说话？」

我眨了眨眼睛，眉眼一弯，轻笑道：「与一个长得好看的紫衣少年。」

他手中毛笔一顿，旋即不动声色地落笔，淡淡道：「好看？」

我点点头，轻轻一笑，道：「好看。」

他的视线总算从画卷剥离开，抬眸轻轻看我一眼，眼睛微微眯起，仿佛酝酿着一股气。

我屏住呼吸，不肯退让，与他对视良久后，见他略略低垂下眼睑，淡淡道：「我长得比他好看。」

我：「……」

我挑眉看他，笑道：「你又不曾见过，怎知你比他好看？」

闻言，他搁置了手中毛笔，眼底不含半点笑意，只静静瞧着我，瞧出我一身冷汗。

我连忙举手投降，诚恳道：「你好看！你最好看！」

他轻轻一哼，唇边总归挂上了笑意，执了笔重新描画起来。我安静地立在他身侧观看，见他笔墨渲染之下，画中少女的神态越发鲜活起来，云发丰艳，蛾眉皓齿，赫然便是我的模样。

待他描罢翩然裙裾的最后一笔，搁下毛笔，轻拿起画卷略略端详，唇角微弯，侧首笑着问我，道：「如何？可还像你？」

我眉眼弯起，接过他手中未干的画，越看越欢喜，笑着抬眸看他，道：「勉强画出了本姑娘一丝美貌，不错不错，我甚是欢喜。」

得了这样好的一幅画，我迫不及待地想拿予师父看，迈着轻快的步履将出门时，不知为何回头看了少年一眼。

他亦在看我，目光温柔之余，掺杂一丝举棋不定的迷茫，仿佛山间淡淡的云月。见我回头，仓促地躲开我的视线，像在躲避自己的内心。

我眨了眨眼，恍觉自己乱了心跳，试探般轻声问道：「喂，你刚刚是不是在偷看本姑娘？」

他眼睫微微一颤，语气淡淡，道：「不是。」

早料到会是这般回答，我眉眼弯起，笑道：「我都看见啦，撒谎是小狗！」

却不想他勾唇一笑，抬眸看我，眼底划过清浅的笑意，仿佛一瞬间又成了个没皮没脸的登徒子，轻笑道：「我看得光明正大，谈何偷看？」

我抿了抿唇，顺着他的话，半是试探半是玩笑地问道：「你看我做什么？你，喜欢我啊？」

他微微一怔，低垂下目光，收敛了唇边笑意，以沉默相待。

我垂下眼睑，轻轻合上竹门，转过身时，心想他真是奇怪极了的少年。

那幅画被我挂在屋中最醒目的地方，正对着床榻，清晨睡醒时一睁开眼便能瞧见，一睁开眼便能想到那个少年。

我时常忍不住想，女娲造人时是多偏心，才将这世间所有美好融于他一身。舞剑时他是英姿飒爽的少年郎，作画时他是清贵好看的佳公子，弹琴时他是绝艳风流的天上仙。

我初次见他弹琴，是真真切切地被惊艳了一把。

那时我端着一盘突发奇想捣鼓出的蛋糕去寻他，踩着更深露重的夜色，轻轻推开厨房的门。漫天星月装点着墨色苍穹，幽静冷艳的院落里，竹丛之下红梅掩映。

一袭白衣的少年淹没在夜色中，在黑幕里勾勒出一个出尘脱俗的月白剪影。他正在弹琴，指尖轻轻拂动，泄出一阵仙音。月华流转，星辉烂漫，美得不似人间。

我在门边静静望着他，模模糊糊地想，便是他下一刻羽化登仙，仿佛也实属自然。他弹琴的身影与我多年前曾遇见过的白衣小少年逐渐重合在一起，我睁大了眼睛，觉得不可思议极了。

他弹罢一曲，十指伏在琴上，轻轻按了弦，而后回首向我望来，勾唇一笑，问道：「你听此曲如何？」

我端着蛋糕向他款款而去，唇角弯起，赞道：「此曲只应天上
有，人间能得几回闻。」

他眉眼弯起，轻笑着看我落座于他对面。我将盘子放在石桌
上，轻轻推予他，眉梢轻挑，笑道：「尝尝？」

他垂眸，如我所说拾起一块蛋糕轻咬一口，而后笑道：「这糕
点倒从未见过。」

我轻轻活动着生疼的双手，叹道：「此糕点名为蛋糕，简直不
要太难做。我手疼得都抬不起来了。」

他闻言眉头微微蹙起，放下手中蛋糕，拉过我的手细细查看。

我由他拉着，抬眸看他，忽而轻声问道：「我是不是曾见过
你？」

他目光微微一滞，而后唇角绽开绚烂的笑意，抬眸看我，眸中
景曜光起。

我继续说道：「你就是那个为我带过路，还要走了我一包蜜饯
做报酬的白衣小公子？」

他嘴角勾起一个轻扬的弧度，眼里溢满了温柔的笑意，轻笑
道：「你才认出来？」

我微微一怔，道：「难，难不成，你早就认出来了是我？」

却见那少年一双潋滟的桃花眼微微弯起，看着我笑得好看至
极，道：「平生至此，我见过不少女子，饶是再美也皆是过目

即忘。可不知为何，我却始终记得少时遇见的那个钻狗洞的小小少女。」

提及钻狗洞之旧事，教我很有些赧然，唇角微微弯起，轻笑道：「你不知道，我甫一钻回府去，便被我爹爹逮了正着。」

少年眉梢轻挑，轻轻一笑，道：「我自然知道。那时见你行踪鬼祟，不知意欲何为，于是我将送罢你，便通知了贵府的侍卫。」

我：「……」

我瞪他一眼，眼底酝酿开怒气。少年却促狭地对我一笑，唇边笑意清浅，一双明亮的眼中仿佛有星辰闪烁。只这一眼，便一下子刻进了我心里。我垂下眼睑，心跳如鼓，仿若心底炸开一簇烟花。

次日用饭时，因手疼的缘故使不了筷子，我便握着一只木勺，一勺一勺吃得艰难，仿佛重回婴孩儿时。

少年端然坐在我对面，见状笑弯了一双勾魂夺魄的桃花眼。我轻哼一声，却见他放下手中竹筷，转而伸手端过我的碗，拿起碗中木勺后，盛一勺粥递至我唇边，竟是要喂我吃饭的模样。

我身子一僵，不敢置信地看向他。他也在望着我，眼底有星星点点的笑意，轻笑道：「张嘴。」

我只觉如坠云端，整个人都变得迟缓，听他如是说才后知后觉地吃掉这勺清粥，一面咀嚼，一面悄悄抬眼看他。

他低垂了眉眼，神情温柔且耐心，用他的竹筷挟一夹小菜，稍稍凉了片刻后，才将之递至我唇边。

我略略迟疑，本想提醒他这双竹筷是他方才用过的，可看着他含笑的一双眼，却无论如何也说不出。于是垂下眼睑，乖顺地吃掉这夹菜。

少年收回竹筷，勾唇一笑，道：「我只给你一人喂过饭。」

我眉梢轻挑，轻笑道：「我也只被你一人喂过饭。」

这话不假，裹挟着从前现代的记忆，我学什么都来的无师自通，遑论是使筷子？打幼时起便是自己独立吃饭，常教爹娘遗憾，未能体验为人父母为子女喂饭的乐趣。

少年眉眼弯起，再喂我吃了一勺粥后，挟了一块胡萝卜予我。

这厢我却抿了抿唇，摇头道：「不要胡萝卜。」

少年轻笑一声，语气放轻，循循善诱地哄我：「就吃一块，张嘴。」

我素来讨厌吃胡萝卜，所以饶是少年这般哄，也抵死不从，眨巴着眼睛看着他，坚定地摇了摇头。

少年轻叹一口气，却不收回手，道：「我总归知道，昔年母亲哄我吃蔬菜时是何等心境了。」

我唇角弯起，对着少年扮了一个鬼脸。少年挑眉看我，眼底划过狡黠的笑意，轻笑道：「当真不肯吃？」

见我忙不迭地点头，少年轻笑一声，收回夹菜的手，薄唇轻启，自己吃下了那块胡萝卜。

我托腮候着少年再为我喂饭，少年却不曾动筷，含笑着望着我，眸中有光华流转。我微微一怔，却见少年放下手中碗筷，从位上站起身来，一手撑在桌上向我俯身过来，另一手托住我的脸，低头在我唇上烙下一个深深的吻。

我只觉与少年唇齿交融的一刹，仿佛全身血液都变得凝固，心跳剧烈得像是心脏在奋力挣出胸膛。有那么一瞬间，头脑都变得空白。下意识想将他推开，偏被他禁锢着不能脱离。

回过神时，少年已松开了我，悠然自得地坐回位上，重执了木勺，盛一勺粥递过来。他轻笑着看我，分明是始作俑者，却偏做一副无辜模样，道：「不许挑食。」

我用力咀嚼着他方才渡过来的胡萝卜，心里恨得牙痒痒，愤怒地看着他，一字一顿地指责道：「你轻浮！」

他只安静地将我纳入眸中，眼底风光无限，唇边浮起笑意一点，眉眼活色生香般的好看。我险些被这无边美色看花了眼，连忙眨了眨眼睛拾回理智，怒气冲冲地与少年对视。

少年仍保持着喂我吃饭的姿势，定定然看着我，拿勺子的手一下也不曾动过。这神情看得我心头一软，面上维持着愤怒的表情，却不动声色地凑过去，启唇吃了这一勺粥。

少年眉眼弯起，笑得好看至极，又重挟一夹青菜喂予我吃。一筷一筷，一勺一勺，这般喂将下来，很快便吃好了这一餐饭。

直至最后少年拾掇了碗筷去厨房洗碗，我才恍觉不对，似乎是遗漏了什么不得了的东西？

待我提着一柄虚张声势的小刀，咬牙切齿地去找少年时，他却不在竹舍里。

院中师父执着棋子，对着一盘残局思索，见我提着小刀找来找去，轻笑道：「乖徒，你这般晃来晃去，教为师如何下棋？」

我鼓着腮帮子，问道：「师父，你那小友何在？」

师父缓缓落下一枚棋子，道：「他早走了。」

我怔了怔，手不由一松，匕首便落在了地上。我垂眸，弯腰捡起匕首，深一步浅一步地回了房间，虚掩上房门后，颓然伏在桌案上，心底一时不知是何种滋味。

照理说，少年走了我应高兴才是。他那样讨厌，卖队友是他，轻薄我也是他。他如今走了，我该锣鼓喧天、鞭炮齐鸣地庆祝一番才是，何故心下这样沉闷？

我闷闷不乐地枕着手臂，直至手臂从发疼到发麻，才从位上直起身。转过头时，撞入一双含笑的眼。

少年着一袭纤尘不染的白衣，卓然立于门边，见我回首，轻轻一笑，而后盈盈行至我身前，从怀中掏出一个瓷瓶，珍重地放在我手心。

我尚未反应过来，愣愣地收了瓷瓶，问道：「你不是走了吗？」

他眉梢好看地上挑，轻笑道：「便这样盼着我走？」

我眉眼弯起，方欲开口，便见少年抬手给了我一个结结实实的脑瓜崩，故作叹息道：「手疼成这样，我若不下山一趟，打哪儿为你寻药？」

言至此处，少年垂下眼睑，与我细细分说瓶中膏药的用法。

我抚了抚手中光滑的瓷瓶，只觉心下一片温柔，待少年说罢，犹豫片刻，终于轻声开口：「下次你若再走，记得先与我告个别。」

少年微微一怔，旋即勾唇一笑，点了点头，应了一声好。

少年为我寻的膏药效果极好，睡前在臂上薄涂一层，只两日手便不疼了。

手好之后，便琢磨着如何搞事情。我素来是个闲不下来的人，从前只我一人时，便恨不能像脱缰的野马一般跑个满山，遑论现在有了同伴？

师父说，丛云山顶生着一大片兰花，正值花开时节，必然芳菲遍地，美景如画。

我心生向往，央少年与我同去，拽着少年衣袖，眼含渴慕，对着少年眨了又眨。少年眉眼弯起，忍不住一笑，而后伸手刮了一下我的鼻梁，总归应了我。

我与他头顶着青树翠蔓勾连出的绿荫，并肩行过山间小路。若逢岩石阻隔，需要攀爬，少年便走在前面探路，稳住身形后再

伸手小心地牵住我。有他一路相护，纵然山路险峻，我心里却半丝害怕也无。我只轻笑看着他，放心地将手交给他，将我交给他。

少年见我笑靥如花，亦轻轻一笑，仿佛读懂我的心思，轻声问道：「何以这样信任我？」

我略略思忖，而后抬眸一笑，问道：「无论如何，你会护好我吗？」

他不曾有迟疑，轻轻颌首，笃定地道了一声会。

我眉眼弯起，笑道：「你说了会，便一定会，何以不信任你？」

他失笑，看我的目光一瞬柔软，揉了一把我的头发，声音轻得像在自言自语：「我说你便信吗？笨。」

丛云山之所以名为丛云，便是因其高耸入云的山势。历经一番坎坷后，少年才牵着我的手爬到了山顶。草长莺飞的时节，山顶生就一片葱茏的碧草，其间缀连着星星点点的幽美兰花。花木琳琅中，飘浮着淡淡的云雾。雾里看花，影绰朦胧的美。

我松开与少年相牵的手，笑着奔入花草中，屈身蹲下，于花丛中认真挑选最美的一朵兰花。

挑花的空隙间，我曾悄悄回头看一眼身后的少年。他只安静地立于一隅，看着我的背影，眼含温柔笑意。他的周边缭绕着淡淡的云气，更衬他美若仙客。

待我择中一朵泣露的香兰后，眉眼一弯，伸手将之折下。我手执了兰花，回过身来，挑眉看了看身后少年，隔一段不近不远的距离，将花对着芝兰玉树般的少年虚虚比了比，只觉手中娇美的兰花霎时便失了颜色。

我悻悻然收回手，将花别在发髻间，而后唇角弯起，起身跑至少年跟前。少年高出我小半个头，与他面对着面说话时，我得微微抬起头来。

我抬头对着少年轻轻一笑，指了指鬓间兰花，问道：「好看吗？」

少年眼中倒映出我的模样，闻言微微一愣，而后眉眼弯起，轻笑着点了点头：「嗯。」

他倒是惜字如金，这个敷衍的「嗯」字叫我好生不满。于是我眉梢轻挑，接着追问道：「是花好看，还是我好看？」

少年微微弯起一双动人心魄的桃花眼，眼底有细碎的笑意浮现，唇如胭脂几点，笑得风流绝艳。

清风披拂，花香馥郁，我的少年在这其间粲然一笑，薄唇轻启，说，人比花娇。

他笑时真好看，我看着他的眼睛，忽而便失了神。

少年挑眉，见我愣神，伸出雪雕玉刻般的手在我眼前轻轻晃了晃，笑道：「总是出神，又在想什么？」

我眨了眨眼，唇角不自觉弯起，笑道：「哥哥的手不是手，是浓香淡雅的美酒。」

少年：「……」

爹爹从师父处将我接回府那日，少年不曾来送我。

马车停在山脚下，爹爹正与师父说话。我掀开车帘，探出头往后看了又看。绵延而上的山路隐没于翠色山峦，入目之处只见得芳草参差，并无半个人影，心下黯然，重放下车帘。

爹爹上车后，察觉我心神不宁，摸了摸我的头，问道：「淳儿是在等人吗？」

我抬眼对他轻轻一笑，点了点头，道：「他定会来的。」

一等便是一个时辰，这期间我已不知多少次掀开车帘向外张望，却始终没望到那个白衣少年。

爹爹微微皱了皱眉，道：「等了这样久都没来，依爹爹看，无须再等了。」

我垂下眼睑，十指紧攥成拳，不经迟疑，果断从位上起身，掀开马车门帘利落地从车上跳下，提着裙子便往回跑，一面跑，一面回头对爹爹喊道：「爹爹等等我！我马上便回来！」

爹爹扶额叹息一声，无奈地点头，道：「看路！仔细摔了！」

我吐了吐舌头，转过头盯着路面跑得飞快，将绕过一个弯道，迎头便撞上一个人。那人也是向前赶路，行色匆匆的模样。两

两相撞，不约而同地顺势向后跌。那人很快稳住了身形，我却直接跌坐在了地上。

额头被撞得生疼，我揉了揉头，想要瞪一眼撞倒我的不速之客。可将抬起视线，我便愣在了原地，呆呆道：「怎么是你？！」

那人一袭翩然白衣，立如风拂玉树，风姿灵秀，容色清绝，画似的眉眼略略弯起，未曾回答，只向我伸出手来。

我将手放在他的掌心，他便握住了我的手，稳稳地将我拉了起来。

我站起身，拍了拍裙裾上沾染的灰尘，轻声问道：「你为何不来送我？」

他垂下眼睫，遮掩住目中情绪，道：「因我最厌恶离别。」

我眉梢轻挑，眼底含笑，两手俏皮地背在身后，又问：「那你为何又来了？」

他轻轻一笑，而后抬眸，温柔地将我纳入眼中，道：「因我想再见到你。」

便是这一刹，便因这一人，空山鸟寂，春藤绕树。

我与少年约定于花灯节夜再见。

花灯节是除却新年外，昭国最盛大的节日。是夜风箫声动，玉壶光转，鱼跃龙舞，美不胜收。素日里禁于闺中的女儿家相约

出游，发上皆簪着娇美的花，若逢心动的男子，便以发上簪花赠之。男子若对佳人有意，收下簪花即定二人姻亲之盟。只短短一夜，便能谱写出不少佳话。

花灯节那日，我描画了最美的妆容，修眉联娟，云髻峨峨，明眸善睐，靥辅承权。鬓发如云，其间金玉之色流转。待我换好新裁的嫣红罗裙予娘亲看时，屋中人眼底皆写着明明白白的惊艳。

娘亲拉着我的手环顾我一圈，笑道：「奴奴装扮得这样好看，是要见谁去？」

我眉眼弯起，回头问身后候着的仆婢，笑着问道：「当真好看吗？你们可不许骗我」

众人皆笑着点头，有一丫鬟笑道：「我们小姐本就生得像个仙女儿，今日又这般用心地一番妆点，当真是美极了。」

我舒一口气，回首与娘亲笑道：「便是上次我与娘亲提过的少年，我再没见过比他更好看的人了。」

娘亲笑着捏一把我的脸，眼里有促狭的笑，道：「奴奴与我说，那少年生得有多好看，便有多讨厌。如今看来，我们奴奴却不像讨厌他了。」

我脸颊微微一红，眉眼好看地弯起，盈盈笑道：「娘亲误会了，此讨厌非彼讨厌。我是说那少年讨人喜欢，百看不厌！」

娘亲：「……」

那夜我与少年的见面颇有些一波三折，去往约定地点的路上，我遇到了好些搭讪的人，一一应付罢，途中还险些被汹涌的人群挤丢迷了方向。我艰难地逆着人群前行，总归到了与少年约定好的护城河畔。

此时护城河两岸聚集了不少放河灯的人，男男女女，形形色色。我在这其间努力寻找少年的身影，忽而心有所感，回首一看，见得灯火阑珊处，清立着一个美如玉的白衣少年。

他眼含了笑意，一步一步向我走来。将将停在我面前时，他的身后升腾起一簇簇烟花。绚丽的烟火一朵接一朵地窜上天际，在深沉的夜幕里炸开美轮美奂的五色流光。

我眉眼弯起，欣喜地抬头，将漫天烟花尽收进眼底。少年莞尔，上前一步停在我身边，极其默契地与我并肩看烟花。

恰巧夜空中炸开一朵极美极绚烂的烟花，我眉眼弯起，忙伸手指予少年看。视线移至少年侧脸的一霎，我忽而觉得，这盛至逼人的烟花美景，突然便暗淡失色了。

再绚烂的烟火，也抵不过他灿若星辰的眼眸。我如是想着。

烟花落幕后，水边行人渐稀。夜风习习，空中犹残留着燃放烟花后的硫黄气息。

我与少年倚靠着河岸围栏，一时无言。待噪声远去后，我唇角弯起，手指轻抚着围栏，状似漫不经心道：「爹爹为我备了一场江春宴，便定在五日后。」

他轻轻嗯了一声，低垂下眼睑，不知在思量什么。

我抬眸看他，心下因紧张而砰然，偏装出一副风轻云淡的模样，问道：「你，你来是不来？」

少年低低一笑，反问道：「我来如何，我不来又如何？」其声清润，似清水流，如昆山玉碎。

我眉眼微微弯起，笑道：「你若来，我便勉为其难嫁你，吃你的，喝你的，赖你一辈子。你若不来……」

我挑眉看他，旋即怒道，「轻薄本姑娘在先，你敢不来！？」

少年眉眼弯起，唇边弧度好看，偏故作叹息，道：「如此，我是非来不可了？」

我眉梢眼角尽是笑意，答道：「是！非来不可，非娶我不可。」

少年美目流光，笑意清浅，不紧不慢道：「好个不矜持的小姐，吃我的，喝我的，还要赖我一辈子？」

我抿唇一笑，愉悦地点了点头。少年却话锋一转，问道：「好处尽被你占了，我可讨得到什么好？」

我偏过头，手肘撑着栏杆，从善如流道：「是讨不到什么好，却讨得到一个肤白貌美大长腿的美人做媳妇儿。」

他轻笑一声，故作犹疑道：「这买卖十分不值当。」

我横他一眼，却听少年浅笑着开口，道：「这样亏本的买卖，世上怕只我一人肯做了。也罢，我便勉为其难来一趟，娶了这个不矜持的美人。」言辞虽故作勉强，可语中欣悦却掩藏不住。

我眉眼一弯，向他伸出手来，尾指勾起，轻笑道：「拉钩为证！」

少年：「……」

少年失笑，如我所说与我拉了钩后，眉梢轻挑，问道：「你知我是谁吗？便敢轻易说嫁？」

我轻哼一声，道：「早与你说过，我素来是个一言九鼎、顶顶诚信的姑娘，既与你拉了钩，便绝不食言，管你是谁？」

少年轻笑一声，垂眸看着澄净河水，问道：「那时我让你别再那般对我笑，你可知为何？」

我摇摇头，见少年侧首，目光湛湛地看着我，美目流转，眼波潋潋，说，你再那般对我笑，我便要心动了。

我看着他的眼睛，几乎要陷在他眼底的风光里。在那之后，我时常思索，我究竟何德何能，能惹他心动一场？

他是那样美好的少年，隆冬的风雪，盛夏的朗月，都比不得他的一颦一笑来得动人。

